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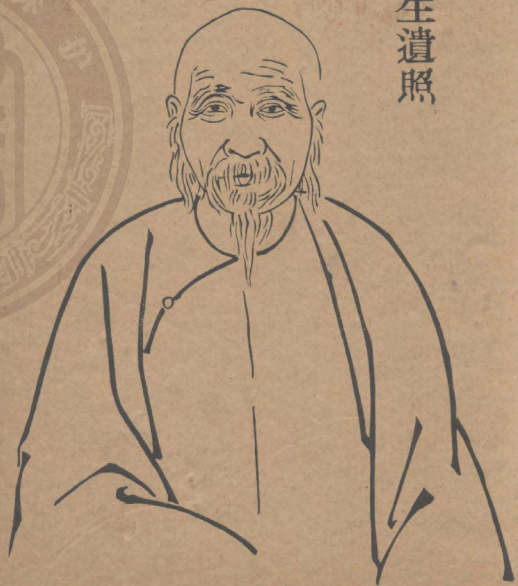
四爲堂焚餘草

天津青鎮輔善社藏版

宣統紀元修百福齋日
聚文堂刻字處重刊印



謝隱莊先生遺照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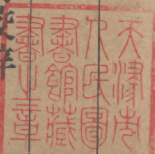


Small red seal impression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likely indicating ownership or collection.

四爲堂焚餘草

武進謝鵬飛隱莊甫著

天津戴文瀾策廷同校梓
翟樹榮華浦



上卷

一身觀萬身論

英雄論

愛敬說

止至善說

四爲堂焚餘草

目錄

學不二境說

重道輕文說

復蔣犀林司馬書

寄余翼齋工部書

與金眉生都轉書

崔祝三孝廉學說序

西周利學序

柳北詩鈔序

棧雲峽雨日記詩稿序

道學舉隅序

武帝明聖經序

善書讀本序

吳氏義田引

下卷

正本清源論

重利爲害論

四爲堂校餘草

目錄

二

嫁娶不可重富輕貧論

水龍救急功爲至大論

勸挑吳淞海口論

勤儉說

責己不責人說

畏可成德說

忍可免禍說

忍爲通寶說

多利爲害說

不崇勢利說

脊令仁義可風說

長人形異說

海外奇談

公濟善局勸捐啟

勸捐引

附卷

四爲堂焚餘草

目錄

三

兼山草堂詩稿

詩餘偶存

勸孝歌百韻

詩文勸世

攀秀山房雜著

聯語自警

對聯合璧

書訣

一身觀萬身論

范叔明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由是觀之。人之有身。其爲形亦至小矣。至小何足以言大。人之一身。其爲數亦至少矣。至少何足以該多。且古人有言。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面卽身也。面之不同。卽身之不同也。而面者尤人之一身。一觀而卽見者也。一觀而卽見者。兩身而卽見不同。何況推之十身百身千身而萬身者乎。觀之而萬有不同。將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一

孰何道而能觀乎。然則邵子皇極經世觀物內篇。言能以一心觀萬心。而卽繼之曰。一身觀萬身者曷故。人之有身爲至小。以形而言也。若以神而言。至小而實至大矣。人之一身爲至少。以數而言也。若以理而言。至少而實至多矣。是故身有大體。則爲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由一身以至於萬身觀之。身有大體而無不同者也。身

有小體。則爲耳目口鼻之官。用之於聲色臭味之品。耳之於聲也。有同悅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鼻之於臭也。有同好焉。由一身以至於萬身。觀之身有小體。而無或異者也。由一身而切指之。則一身不能一刻而離五事。五事者何。一曰貌也。二曰言也。三曰視也。四曰聽也。五曰思也。貌曰恭也。言曰從也。視曰明也。聽曰聰也。思曰睿也。一身不能離五事。卽萬身不能離五事。此觀之五事。而知一身與萬身。初無大

小彼此之別也。由一身而近推之。則一身不能一日而廢五倫。五倫者何。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則有親也。君臣則有義也。夫婦則有別也。長幼則有序也。朋友則有信也。一身不能廢五倫。卽萬身不能廢五倫。此觀之五倫。而知一身與萬身。絕無多少物我之殊也。吾由是而將一身觀萬身之意。而充類言之。吾由是而更將一身觀萬身之理。而恢廣論之。規模之大。莫如大學。大學言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

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此卽大學之一身觀萬身也。而邵子言一身觀萬身。可與大學之規模同其大矣。義理之精。莫如中庸。中庸言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卽中庸之一身觀萬身也。而邵子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

言一身觀萬身。可與中庸之義理同其精矣。論語全部類皆操存踐履之實。論語言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卽論語之一身觀萬身也。邵子言一身觀萬身。想其操存踐履。可與論語同其實矣。孟子七篇。無非體驗擴充之功。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卽孟子之一身觀萬身也。邵子言一身觀萬身。想其體驗擴充。可與孟子同其功矣。因縱觀夫記誦詞章之習。此俗儒之陋。其一身也。陋其一身。不足以觀萬身。因細觀夫虛無寂滅之教。此異端之幻。其一身也。幻其一身。不足以觀萬身。因旁觀夫權謀術數之學。此尙巧者之僞。其一身也。僞其一身。不足以觀萬身。因下觀夫富貴功名之徒。此趨利者之卑。其一身也。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四

卑其一身。不足以觀萬身。因遍觀夫百家衆技之流。此泛鶩者之紛。其一身也。紛其一身。不足以觀萬身。吁。若是乎能以一身觀萬身者。是遵何道哉。邵子擊壤集觀易詩曰。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觀物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能究此觀易觀物。二詩精微之蘊。自知一身之至小而至大。至少而至多。一身觀萬身。以神不以形。以理不以數。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止在吾一身。而萬身亦同此一身而已矣。而所謂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亦豈能踰乎此一身也哉。

凡爲文不論古文時文。第一要得機得勢。機勢不得。則平塌不振。所言雖是。總無足觀。惟機勢每從反面

翻空而得。所謂文徵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不飜反頓。跌不能鼓舞得神也。夫得機得勢得神。要緊尤在起首入手。起能得訣。通體皆靈。此文起頭先將身字一跌。再將一字一跌。欲抑先揚。欲揚先抑。乃爲文之秘法。得此一跌一抑。趁勢翻入觀字萬身字。卽將全題用反勢一齊呼起。如鷹隼凌空盤旋。忽然側翅落下一擊。仍不墮地。隨帶飛起之勢。絕無滯相。此一起能使全篇之勢皆振。真得

機得勢而得神也。文之中幅最貴局段整齊。議論開闊。此文中幅可謂整齊開闊。文後幅最要有波瀾。有襯托。此文俗儒異端等五層筆陣橫生。花團錦簇。襯托甚厚。波瀾不窮。中幅平實正大。須得此反筆側筆。以作虛勢。乃得虛實反正相生之妙。文章在起得好。尤在結得好。必要起結相配。乃爲全美。且中幅寬大。後段嚴峭。若結尾不稱。終非完璧。此文末段忽引用邵子兩詩以結之。真是絕妙本地風光。出人意表。從

來。大家作手。凡爲一文。必有一文之線索血脈。線索明。血脈暗。此文之線索血脈。乃在一同字。文全篇起中後結。將同字一脈相承。一線貫串。到底一絲不懈。章法極精極嚴。而結構又不宜太板。此文出題後。用一小段作一頓。中幅四段上。四段下。八段中間。用兩句作一提。末引兩詩後。又加一小段。一一回應前文。歸重一身兩字作結。重規疊矩。篇法毫無遺憾矣。

凡大手筆作爲文章。如大戶人家宅第房屋一般。自

有大家氣象。不落小家樣子。其地步間架。自然寬綽。有餘。而又層層密密。各有結構。布置一絲不缺。不亂不複。此文儼然是大戶人家宅第氣象。絕非小家居屋局促模樣可比。自大門而入門房。進中庭。登大堂。直至花廳內室後園後門。無所不備。而且過廊翻軒。夾衡茶亭。種種都有。色色精緻。令人不得不嘆爲大觀。文章妙處。全在題之夾縫中。此文純是夾縫中着筆。作文貴挾其所。然而不貴贅其所。當然。此文

純從所以然處著想。文之高者。無有不爭上截。力爭上流。此題一身兩字。是上截也。重一身兩字。是上流也。此文庶不失此竅。作文首要講出落之法。此文翻跌提頓。凡出題字。絕無直突之嫌。爲文切忌用通套語。上下文都可通用。此文切定身字。上文心字。下文物字。世字。都通套不去。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文中幅八段。其實在人眼前。而人卻是想不到。說不出。凡爲文第一要知立冒提掇之法。一

篇有一篇之冒。一股有一股之冒。汪稼門云。時文能
股頭立冒。文無不精。歸震川云。文字要有提掇。昔人
謂之掇頭。曉得文字掇頭。萬端文字。就可做了。此文
有冒有掇。最爲得訣。題係邵康節語。文卽以邵子
詩兩首解之。解而不解。不解而解。本地風光。現成恰
好。中藏無限妙理。包涵蘊蓄。指點分明。而又不直說
破。言有盡而意無窮。篇末一一繳應。結束前文。并
又落下下文一物一世。而仍轉歸側重一身。理法最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八

爲精密。此種文法。皆從名大家來。蓮溪拜讀

英雄論

或問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或以平寇爲偉績。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或以爭戰爲事業。曰。隱几功夫大。揮戈事業卑。似儒家大言。卻是實事。如漢祖唐宗。熊虎百萬。開數百年基業。就一時論。視儒生學究。何啻天淵。然周邵張程朱子。雖寂寞一室。一編研摩。卻道通天。思入風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九

雲。繼絕學於千秋。開太平於萬世。由今看來。漢唐事業。可能與比否。或以意氣自豪爲大英雄。曰。古來真正大英雄。大事業。無他。一心太平而已。一人心太平。使人心太平。謂之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不外乎一心太平。未有一心不太平。而能天下太平者也。英雄人。能提三尺劍。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將百萬眾。摧堅陷陣。橫行大敵中。弄羣愚於股掌。驕風雲於嘯咤。令行禁止。而爲其所欲爲。揮千金而不顧。逃萬乘其若讐。世並高之。比於北

斗抗疏人主之前。批鱗折檻。聲震海內。龍驤虎攫。自鑄
偉詞。至與日星並耀。江河同流。亦旣豪邁不凡矣。而或
尙憂樂得煎其腑。喜怒得滑其中。遇甘境則生戀。逢苦
境則生悲。一切是非人我。恩怨利害。毀譽榮辱。好醜得
失。死生常變。咸足動心。直下與兒女子等耳。故世之所
稱英雄者。皆粗才浮氣也。觀其成一大功。立一奇節。天
下頌之。竹帛書之。非不赫濯。亦止此一事一節而已。一
心苟不太平。二六時中。舉心動念。隱微之過。不知凡幾。

四爲堂菴餘草

上卷

十

有道之人。靜坐一室。調心煉氣。攝性養神。心地旣平。風
波不起。則雖無一事可見。一節可表。而神游天地。道溯
羲皇。澄湛冲和。一心太平。其爲上善何限。彼其視世之
英雄。一心不平者。奚啻一蚍蜉蝼贏哉。嗟乎。士大夫知
此。可以消折意氣。破除心寇。自克爲強。慎毋自滿。矜其
事業。高其舉趾。騰其口說矣。

愛敬爲學術治道綱要說

高忠獻公曰。君子存心。只是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所以期至於法。今傳後之聖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從何來也。從孩提來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所以爲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聖人因之。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十一

之歡心。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聖人所以治天下如運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禍之道。其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由慢人。惡人。故心不和平。災害並至。卒之虧體辱親。成大不孝。君子有終身之憂者。憂不仁。不禮。不愛。不敬也。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矣。又曰。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個反經二字。極有意味。這反經二字。乃孟子七篇文字。

收拾處。所謂反者反其初也。反其初者反其性也。反其性者反其善也。反其善者反其仁義也。反其仁義者反其孝弟也。反其孝弟者反其愛敬也。何人不有父母。何人不有長上。何人不有此孩提之愛敬。反到此同然處。則人人興起矣。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又曰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夫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不是聖人造作出。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十二

來見親生之膝下。因親以教愛。有此真愛。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教敬。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故隨處愛敬。卽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人。敬親不敢慢人。石齋黃子曰。子靜說聖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了得始自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

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心齋王子明哲保身論曰。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劉直齋先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孝弟之道也。論語其爲人孝弟。此一節言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務本。此一節言君子學

道則愛人。此便是堯舜孔子道學之淵源。子温而厲。仁

中有義也。威而不猛。義中有仁也。恭而安。禮之用和爲貴也。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者。貞也。及其待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者。元也。學者未能學此。則當先學仲弓。敬以持己。所以爲貞也。恕以及物。所以爲元也。得元亨而爲仁禮。得利貞而爲義智。仁禮爲生長。義智爲收藏。故君子之於人也。仁禮之意多。其於己也。義智之意多。君子以仁禮存心。凡所到之處。所接之人。惟以愛敬之心行之。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

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余謂仁義卽孝弟。孝弟卽愛敬。愛敬二字。賅通四書五經。天德王道。學術治術。一以貫之。順此則吉。逆此則凶。精之係一身之安危。廣之關天下之治亂。至淺近。至深遠。極廣大。極精微。約而守之。只存乎幾希。擴而充之。可配乎天地。向來少有人拈出。今特引高黃王劉四子之言。以揭明宗旨。則學有頭腦。治有本源。君子盡性至命。位育經綸。豈外乎是哉。

止至善說

夫人亦求為善人而已。亦求為至善之人而已。孟子曰。

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

者。蹠之徒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善

也。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註學而時

習之說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註大學止至善之說曰。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四為堂焚餘草

上卷

十五

言明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

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哀公問弟子孰

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回之為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孔子以好

學自許。一己之外。獨稱顏子為好學。是則從來以聖人

害義害善者利故孟子首二章拔本塞

源而救其弊大學末章丁甯反覆以致其戒怨怒皆

從利已兩字生來能克己絕利自然能不怨不怒而

止於仁愛止於至善矣

惟知愛人

不想利己

怨怒兩字是害善之

根

而好學。無如孔子。以賢人而好學。無如顏子。可稱好學。

不尤人。顏子好學在能克己。

者。千古兩人而已。考其好學之實。惟在為善止至善而

已。考其止至善之實。不過曰。不怨不尤。不遷怒而已。孟

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孟子之好學在橫逆自反善養吾氣。

矣。又仁禮存心。橫逆自反。章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

而已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性善章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四為堂焚餘草

上卷

十六

若是。顏之學舜。見於犯而不校。然則從古聖賢好學。惟

在為善止至善。為善之實。惟在親愛。止至善之實。惟在

趙普云。半部論語可以治天。

不怒。不怨。不尤。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

下愚謂人不知而不愠一句。可以一心太平。天下太平。

謂人者。自父母以至遠人。皆在其中。所謂不知者。自疑

平

謗。以至戕殺。皆在其中。所謂愠者。含怒意。自古大聖大

賢。稱至德盡善者。豈能外此道乎。此道者何。仁也。性也。

仁性者何。善也。至善也。善與至善者何。親也。愛也。心止

佛家以怒為劫功德賊。謂噴火最能燒人善。

於親愛。而不為怨怒所移。是為止於至善。至善即盡善。

根陸桴亭言凡事皆因怒裏錯刁蒙吉云一時之怒

盡善卽至德。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舜父頑母嚚象

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傲。克諧以孝。非不知象之將殺己而封之有庠。乃爲孝

子仁人。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文王率商之畔

國以事紂。孔子皆稱爲至德。夷齊求仁得仁而無怨。韓

文公原道篇曰。博愛之謂仁。明道定性書曰。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然

則古來理學道統之傳。惟在止於性不遷於情爲善修

千古道學心傳此數語道盡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十七

非用數十年讀書養氣之功而有實得者何能道得

德之要。惟在止於愛不移於怒。自古爲聖賢爲君子。扶

及此

綱常。植倫紀。定一心平天下之要道。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

此篇乃修身治世之要道。非好學深思心有所得者。

不知其妙也。

千古心學道學之秘奧。見於此篇。乃傳心傳道。至要

之言也。非淺學者所可到。

至德至善。惟在不怒不怨。止於親愛而不遷。爲君父

復讐爲匹夫匹婦復讐。放流逆逐妨賢病國之人。救民於水火。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怒也。乃所以成其愛也。故顏子好學。惟在不遷怒。遷對止而言。止於仁。不遷於怒。孔子之不怨不尤。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之橫逆自反。其心一而已矣。

學不二境說

黃文肅公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
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
賤。若於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顧
端文公曰。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
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眾人與聖人
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絀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
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十九

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
關也。到此真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
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
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
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
無終食之間違仁耳。吁。當今之世。欲求富貴貧賤患難
處之如一。而真不能動者。何可得哉。宋之向文簡公。劉
忠定公。明之虞丹子。庶乎其近之矣。向文簡公。除右僕

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如前。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

卒無一語。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劉忠定公貶官日。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以遠屏自全。公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

乎。安世自處有素。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及竄梅州。章惇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必欲殺公爲快。判官迎惇意。疾馳至貶所。梅守遣客告公。勸公自爲計。公神色凝然。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卽依此行。客密從僕所觀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俄報運判距郡城二十五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一

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則運判一夕嘔血死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蘇子瞻嘗論人才至公。必曰器之真鐵。漢云。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棖。飛翬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履。視如繡裳朱鳥之華。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

醜妻惡妾。視如毛嫵西施之豔。則羨念不生矣。是忍之
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傍聞
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
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
者數四。未嘗啟齒一言。蓋驪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
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
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
之。而徒凍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嗟乎。如向劉二公及
虞丹子者。真能於富貴貧賤患難處之如一。而不動心
矣。今之學者。其亦以三君子爲法哉。

重道輕文說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
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爲射的。夫楊墨姑不具
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尙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
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夫子焉不學。其亦奚擇於
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
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啟口落筆。又皆能言聖人
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王文成公有云。今世學者。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三

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
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有楊墨之思哉。彼
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
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
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自以爲若是亦
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
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
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

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王文成公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惟彼之憂。何其謬耶。以上瀟湘子之言。誠爲切直透快。然猶或謂稍似乎激。濂溪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是爲教。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此言渾含有味。足爲世法。

復蔣犀林司馬書

犀林尊兄司馬大人閣下。孔子爲萬世師。曰吾道一以貫之。自稱無行不與。誨人不倦。而謂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說仁義。正人心。息邪詖。崇王黜霸。知言養氣。守先待後。繼孔子而爲師。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揚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五

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道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己又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取不亦樂乎。又曰。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歷觀孔孟與韓揚周子之言。師道豈易言哉。令弟幹翁回。辱手教。捧讀之。又再三讀之。但覺奇氣鬱勃。如層樓叠閣。其間曲折。

盤旋。令人覽之不盡。在作者信筆直書。發乎性情。未嘗有意於爲文。而文自生焉。骨格殆將駕六朝而土之。異哉。十餘年來罕見此技。而一朝見之。可謂幸矣。弟固不工於文者。然亦嘗窺見一斑。至述幹翁具告之言。萬不敢當。正所謂以告者過也。爲郎輩師且自懼。況爲幹翁之師乎。此有道者謙而又謙之詞也。伏讀之下。感愧無地。惶悚無地。惟是弟讀書閱世數十年。始湛於舉業。繼誤於奔走。有用精神。付之一擲。深可浩歎。遭劫避難之

後。死而復生。危而後存。一切名利之心。冰冷雪淡。確見動止皆關天命。非人力所能爲。吾人之學。只在不動心而已。莊子引老子之言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吾游心於物之初。朱子所謂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程子言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楊龜山先生勉學歌云。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又詩云。吏部文章世所珍。空慙無補費精神。邵康節謂人之

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陸象山先生云。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皆有味乎其言之也。是以近數年來。惟以定性養神。讀書教子爲事。去臘蒙幹翁賞識。過訪。今正卽以其詰嗣讀書之事見託。方且懼有負委任。而自揚州回。又攜惠書過蒙獎許。並囑課教賢郎。弟

而自虞。旬日以來。觀其性質氣習。洵如來諭云。弟頗深懷憂懼也。前望日文郎輩欲觀聖廟。入學宮一遊。弟謂之曰。賢輩欲學聖人乎。聖人固人人可學也。第欲學聖人。先從不犯聖人之所惡始。聖人之所惡者。鄉原也。鄙夫也。人能居家不爲鄉原。在官不爲鄙夫。庶可爲聖人之徒。因與講論語孟子所論鄙夫鄉原數章。繼又謂之曰。旣知不犯聖人之所惡。又須知得聖人之所與。聖人之所與者。狂者也。狷者也。由狂狷而歸中道。庶幾不

背於聖人。因又謂之曰。孔子未嘗罵人。罵人止斗筲二字。孟子亦未嘗罵人。罵人止妾婦二字。賢輩知斗筲妾婦之可羞。自然不爲鄙夫。知狂者狷者之可尙。自然不爲鄉原。狂狷斯可謂之士。士便可以爲大丈夫。士尙志大丈夫居廣居。行大道。士也。大丈夫也。仁義而已矣。仁義者何。孝弟而已矣。孝弟者何。愛敬而已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八

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千言萬語。不過愛敬。能守其愛敬之本心而不失。則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皆在於此。孔子求仁。孟子養浩。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中和位育。不外乎是。所謂慎獨。亦指愛敬而言。博所謂禮明善誠身。無非此道。所謂天德王道也。所謂明體達用也。何以驗之。於舜之慕親愛弟見之。舜父頑母

豈象傲。皆欲殺舜者也。父母猶可。至弟欲殺之。人情難免。怒與怨矣。而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怨怒不入胸次。夫是之謂不動心。不動者。卽不動其愛敬之心也。孟子之橫逆自反。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子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孔子稱顏子爲好學。首曰不遷怒。皆不動心之意也。欲惡皆不足以動其心。惟有愛敬之心常存。先賢所謂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一念萬年。一息千古者此也。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二十九

明乎此。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者。卽明此愛敬之心也。在親民者。卽以此愛敬之心。由一家推之一國天下也。孔子教弟子親仁愛眾。孟子言君子親親仁民。故大學在親民。不必改作新民。親之一字。乃是聖賢心傳血脉。理學淵源所在。孔門只教人求仁。可以見矣。在止於至善者。卽不動其愛敬之心。止於極愛極敬。而不爲欲惡所移也。是謂知止而後有定。止者不動也。能不動其所不動。是謂止其所止。止其所止者。卽易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也。中

庸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明道程子定性書。所謂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也。莊子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也。故連山首良。詩曰。於緝熙敬止。能止其所當止。而不動心。便可學聖人。便可入大學。賢輩欲學聖人。而入大學。必自知止有定。喜怒哀樂不足動其心始。因與講孟子萬章問舜往於田數章。并謂之曰。卽此數章。推而廣之。便盡爲人之道矣。已得爲學之要矣。已造聖賢用心之所極矣。推其所以能不動心。只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

是不見天下有可欲之物。不見天下有可惡之人。故左

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列

子曰。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人心之善惡厚薄。天下之治亂安危。係於責己。尤人四字。先賢云。彼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先儒王

子曰。舜之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底不是。竊謂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并無不是之天下人。如此存心。覺得人

之不是。皆已不是。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可爲千古

孝子忠臣賢婦之極則。方能不動心。方能真愛人。方能止於至善。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橫渠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此道也。其道只在克己。克己只在用逆。仙家所謂逆則成丹。佛家所謂返流全一。順則黑風吹船。漂入鬼國。逆則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攝情返性。煉氣合神。萬法歸一。了一萬畢。參同契所謂金來歸性。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一

初。乃得稱還丹。道德經謂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清靜經謂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黃庭經謂虛無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是不當汚。陰符經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立天之道以定人。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彌陀經云。一心不亂。遺教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金剛經云。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法寶壇經云。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伊川程子作顏子好學論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要之不越乎逆之一字。修身正心之道。用逆則可成仙佛。成聖賢。寫字用筆之法。用逆則可爲書家。爲絕技。余教賢輩。字一點。已得作書之訣。亦猶教賢輩。書一章。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一章。已盡做人之道。無二理也。此古來不傳之祕。今不惜爲賢輩泄之。耶輩雖未能盡明。亦頗有領會處。此爲其欲觀孔廟而言之也。凡於其動作周旋。迎機而導。髣髴類此。無非求其

心悟自化。歸之一貫而已矣。教之如是也。其有合於古之師道乎。抑不合於古之師道乎。其有當於聖賢之學乎。抑無當於聖賢之學乎。質之高明。以爲何如。郎輩讀書時。耳目竟不能他及。茲乘清明節。假館一日。祭祀先人後。飲酒微醉。趁暇捉筆。拉雜寫來。知不成文理。率復以呈一粲。幸有以教之。卽頌升綬。不謹。

寄余翼齋工部書

翼齋大兄賢世台閣下。一別倏已半載。有餘矣。去冬十月間在常時。曾泐數行。面託令弟附寄。想早照入。十一月中旬回申。臘月初旬。接到十月廿四日手書。就諗禔體貴恙。已拔去病根。獲常侍祖慈大人左右。敘天倫之樂事。養元氣於太和。更喜覓得陸王。難得諸書。藉此昕夕研摩。大有補益。味世之所不能味。聞人之所罕得聞。尤爲至樂。陸子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三

望。無我這般人。不禁爲閣下頌之。幸之。象山集能觀得。固爲至寶。而二程遺書。朱子全書。亦必當備。黎洲明儒學案。固必須有。而宋儒學案。尤不可無。且此書惟北京有。其板在北京。早已燬壞。故其價倍於明儒學案。倘見之。斷不可因其價昂而不買也。陽明集。近來紙板好者。頗少。必須全集爲佳。薛文清公讀書錄。續錄。及詩文集。亦必須全者。王中堂所刻。至陋不足道也。倭相近刊名人語錄。有若干卷。當有可觀。將來必欲借看。倘價不多。

望費心代買一部。託鼎翁帶回。該價定當奉繳。來書云。終日提撕。究無湊泊。有時旁窺。竟有怪其憂疑甚事者。近得如此。敢以請教云云。朱子不云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陸子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做工夫。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恰恰是本體上做工夫。於本體土不加毫末。閣下做工夫時。有令人訝爲憂疑甚事者。象似憂疑。便太沈重了。本體上不可添一物。纔加一毫。便難湊泊。陸子言。只一些子重。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四

便是病。但一些輕亦是病。至哉言乎。閣下試詳味之。高中憲公云。所幸呈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又云。此事疑之甚難。散之甚易。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又云。此道絕非名言可形。停停當當。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忠憲此言。可謂大徹大悟。盡情以告人矣。

此中秘密願閣下一細思之。更深長思之。會心應不遠也。當今天下誰知有志求道。閣下能考究儒書。而又能切己於身心上用工。實爲難得。可敬可敬。鵬邇來怕作應酬書札。今爲閣下好道。不覺長篇累牘言之。文安公少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海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爲。

竊自幸此詩又不啻爲鵬頌之也。

一笑。鵬在上海近亦得一二好道老友。年長於鵬。而願及吾門。執弟子禮。藉以切磋。不可謂非樂事。六兒新正下旬。蒙龍門書院山長劉融齋先生。謂其字好。薦至製造局馮鄭二公處。抄寫書冊。所得薪水。家用稍可。勇衍支持。全兒侍右。弗離。知識稍長。去年愚父子爲雨臯竭盡心力。閣下畧知。而伊所事旣成。面亦不見。天下乃有如此之人。可發一嘆。或問於徐松岑先生曰。天下何等。人爲大惡。曰。當在負義忘恩者。或曰。然則不忠不孝可。

寬耶曰。不忠不孝。正是負義忘恩之大者。韓詩外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悖其君。不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雨暈之於恩義。信爲何如耶。閣下聞之。當亦爲之齒冷也。先哲云。古之受人敬禮者。必思報之以心。受人恩施者。必思報之以力。故樂於爲善者多。而世之危困受恥辱者少矣。今人受人敬禮。則責之愈苛。受人恩施。則背之愈速。此恩禮信義所由日廢。使人不樂爲善。而救困扶危者蓋寡矣。愚謂此言極爲婉切有味。閣下以爲何如。茲乘黃鼎翁入都之便。草草率復。順請上侍萬安。卽希惠復。臨書無任神馳迴遡之至。

與金眉生都轉書

眉生姻兄大人閣下。旬餘不見。敬惟動定馨宜。興居增適。爲頌。前日承示曾相已亡。崇地翁或有分云云。不知近日消息何如。月前蒙惠。乃得喚小兒自輪船局回來。成全弟志。感德不淺。目下八口嗷嗷。雖日日有在陳景況。而自安其誦讀不輟之常。唯索新舊房金者來。頗費措拄耳。前十日遇有道知己老友。伊見我衣單布袍。初甚驚訝。人皆重裘。猶自衣單而不冷氣愈壯。繼見我精神興會極佳。且知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七

我日中能健步數十里。夜分看書。達旦無倦容。伊轉羨慕。諺云。不是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香。愚謂徹骨寒處。正是噴鼻香處。窮不徹骨。樂亦不能徹骨也。張思叔謂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該括全部。孟子緊要處。高忠憲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四句。統括全部中庸緊要處。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功。弟近日始盡在不怨不尤內立基本。

見得信得。此中有壁立千仞。丰標有海。納萬流。氣度有海闊天高境界。有光風霽月襟懷。其道其樂。廣大無涯。

卽在窮困脫然灑然處得之。前蒙賜書云。擬與不肖長談。今不肖聊與閣下一談。閣下懷己溺己饑之仁。天津百萬哀鴻生命。在大才掌握轉旋。深恩厚澤。遠被數千里外。真不朽之盛業偉績也。令人欽佩。鄙事陳寶翁關會一紙。附呈一閱。其事究不知何時得成。外去新報一本。希鑒。率此布。以當面談。順請台安。不悉。壬申二月十六日。

崔祝三孝廉學說序

嗚呼噫嘻。吾觀竺珊崔子之學說。而慨然有感矣。孟子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崔子其真豪傑之士歟。當今之時。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道。則曰我不知也。呶唔掇拾於燈窻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倖。輒詡詡焉自以爲榮。及其出服官。臨政事。則茫然失措。土無以致君。下無以澤民。君有失而不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三十九

知。民有隱而弗恤。甚者欺蒙苟且。恣睢暴戾。以肥身家。原其所學。不過求工言詞。以弋聲名。取爵祿。當其爲學時。本原早已非矣。欲其朝乾夕惕。日磨礪於道德性命之規。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誠知其難也。而況求其有古大儒之學。純臣之風。凡天道之精深。聖學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聖功王道。莫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王大。躬行實踐。以維持道統。提倡學術。爲已任者乎。獨崔子不趨功利。不溺詞章。專心刻意於聖

賢性道之學。推其生平志行。本末內外。兼用其力。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期文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富貴貧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遭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弗爲枉尺直尋之事。不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直毋曲。甯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或疎。任重道遠之志。無稍懈。不愧於屋漏。亦不愧於大廷。

由是而發爲議論。則崇正闢邪。而虛無寂滅之教。不得騁。作爲文章。則敦本抑末。而浮華巧僞之風。不得行。出爲政事。則尊王黜霸。而權謀術數之技。不得施。其學也。真不愧爲道學也已。此道也。何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物爲理。主於身爲心。存於心爲仁。制於事爲義。守於己爲禮。辨於理爲智。見於言爲信。發於念爲情。行於世爲倫。周流於天地之間爲神。主宰於事物之會爲帝。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無所不極。爲太極。欽此。

謂敬實此謂誠盡此謂忠推此謂恕明此謂精純此謂一執此謂執中降此謂降衷秉此謂秉彝建此謂建極達此謂達天慎此謂慎獨止此謂止至善致此謂致中和章於詞如布帛菽粟措於事如規矩準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亡堯舜禹湯文武以此而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以此而爲臣孔聖顏曾思孟以此而爲師天地所賴以不毀者此道人心所賴以不死者此道世運所賴以不亂者此道不惟一人當學實

人人當學不惟一時當學實萬世當學今世學者聞講道學不非笑之以爲迂爲狂則嫉惡之以爲僞爲矯甚者排擠之至無所容其身古賢云夫美女者醜婦之讐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洵爲至論噫學不學道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不爲道學人所爲者何等人也人至此學至此不亦良可嘆乎崔子以道學自任著有學說三冊其言曰千古之道統思竭力維持之一世之學術思竭力提倡之又曰今之士風

靡矣。功利詞章之外。幾不知有性道二字。六合甚大。其有賢人君子。以絕學爲己任。而倡道於今茲者乎。某不敏。竊願爲之執鞭焉。又曰。學之成不成。不敢自卜。但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反一日在舟中。讀高子遺書。悟得此身本來無事面目。頓覺渾身上下。通透灑落。潔潔淨淨。身心浹洽。氣志清澄。塵妄一齊了卻。有塞乎天地氣象。從此益加涵養。氣象意味。愈引愈深。某不意幸臻此境等語。夫以崔子之力學。有得如是。由其學說而用。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四十二

功進進不已。使天假之年。則其發於文辭。播諸事業。盡忠孝之大節。立廉恥之大防。樹不世之宏勳。建非常之偉績。根心生色。形著動變。心廣體胖。充實光輝。由善而信。由大而化。登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其德業何可量哉。惜乎享壽不永。弗獲竟作聖之功。良可深悼。雖然。李二曲先生曰。君子修己。要在存理。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可以達天。可以參天。天與之死。不妨速還造化。七十年爲形壽。流芳百世爲名壽。一念萬年爲神壽。形骸有

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信得此。于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盜蹠期頤之死。乃是真死。顏子三十二亡。未嘗真亡。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晝不愧影。夜不愧衾。生前在名教爲聖賢。死後在冥漠爲神明。豈不快哉。韓文公曰。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由此言之。崔子自有不亡不朽者。常存天地間。固不在形壽之短長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意在斯歟。筱塘太史。崔

子之內兄也。與余爲世交。初以崔子學說見示。余旣謹跋數行矣。繼復以其妹手紀崔子行略示余。徵余作傳。其妹德性溫婉貞淑。文理清通沈著。情詞懇摯。慘切動人。所紀崔子一生修己待人。處心行事之道。周詳細密。令人生敬生哀。余反復閱之。不勝欽佩。爲之歛歔感慨。者累日。有幾欲爲之下淚者。其學說中所述。皆宋明理學大儒純粹切要之言。行略所紀。嘉言懿行。不可枚舉。甲子登賢書。文詩甚佳。人皆贊揚之。所著復有蒙養必

讀及制藝文稿。余俱未見。余僑寓蕭齋。心緒不一。未及作。傳特先識其大者。序於學說之簡端。聊以表余敬服之意。吁。崔子卒年僅三十一。余今六十。有二年。適倍之。崔子早歲見道。余年適無聞。良足自愧也。夫。余亦自少志學。慕道有年。竊自謂與崔子頗有同心。惜不得於其生時。把臂一談斯學也。嗟乎。假令崔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亦所忻願焉。

以韓柳歐蘇之筆。達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左國史

漢之神。又得風詩三百篇遺意。如此大手筆。近今罕覩。古人稱理與詞俱勝。神與法兼。行才學識三高者。此文庶足以當之乎。陳俊臣方伯評作者之文。謂智者讀之可以悟道。愚者讀之可以寡尤。實有關世道人心。李庾樓明府謂絕大見識。絕大學問。絕大抱負。絕大才情。而不求仕進。有道德而能文章。自處地步。可爲極高。良深嘆服。余讀此文。大有警悟。不覺感慨。係之大著焚餘三草。多皇皇大篇。此又其一矣。竺珊

孝廉獨立一世辛苦半生何意沒後而得此知己大
手筆之文以表揚其學也耶

蓮溪拜誌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四十五

日本西周利學序

自來心術道術學術治術。莫先於義利之辨。義則正。利則邪。義則誠。利則僞。義則公。利則私。義則成。利則敗。義利之間。吉凶榮辱之所由分。治亂興亡之所由繫也。故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君子尙利而無義爲亂。小人尙利而無義爲盜。爲臣者懷義以事其君。爲子者懷義以事其父。爲弟者懷義以事其兄。未有不興。爲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弟者懷利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四十六

以事其兄。未有不亡。故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大抵自古以來。臣不忠。子不孝。弟不恭。凡倫常失其道。皆以利之故。尙義則四海爲一家。尙利則骨肉爲行路。重義則寇戎爲父子。重利則赤子爲仇讐。故唐李太白袁州學記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塵六國。欲帝

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夫如是。利之爲害。可謂甚矣。正宜輕之。遠之。捨之。棄之。深惡而痛絕之。何可重之。近之。趨之。逐之。篤好而習學之哉。雖然。偏利於己身。己家之心。不可有。專務於利人利物之心。不可無。貪戀於財利貨利之心。不可有。欲利於道德仁義之心。不可無。是故臣以忠爲利。臣利於忠。自能有利於君。子以孝爲利。子利於孝。自能有利於父。弟以恭爲利。弟

利於恭。自能有利於兄。我好貨。自利也。與人同之。利人也。我好色。自利也。與人同之。利人也。我好樂。自利也。與人同之。利人也。人莫不欲壽。我利之而不傷。人莫不欲富。我利之而不困。人莫不欲安。我利之而不危。人莫不欲逸。我利之而不勞。若是乎。利之爲義大矣哉。此所謂利物足以和義也。此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此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此所謂利及四海萬邦。億萬世無窮之利也。然則利之一字。不可一人不學。不可

一事不學。不可一處不學。不可一時不學。由是觀之。利亦何害於人哉。只在人能轉換推廣之耳。故吾嘗曰。止知利於一己者。桀紂是也。止知利及萬民者。堯舜是也。惟愛財貨之利者。盜蹠是也。惟愛道義之利者。孔孟是也。英國彌留氏原著日本西周譯述利學一書。上下二卷。上卷內第二章十九節。敘及耶穌之訓。有行己如人愛人如己云云。其意殆必以利及天下萬世之利爲利。而學之者乎。惜乎其語言文字與中國文理不甚相同。

不能歷歷指明而詳敘之也。日本星使森有禮年甫及壯。奉命入使中國。學問經濟。其亦大有利於其國者也。以利學囑序。余不獲辭。而敘其大略如此。

柳北詩鈔序

自古善言天者莫如莊子。其言曰。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偃乎人者。惟全人能之。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竊謂無論物之大小。事之精粗。未有不得乎天而能工者也。文詩書各技皆然。而詩爲尤甚。故從來詩之工者。不過自寫其胸中之天而已。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樂之不厭者。自得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四十九

其天而不厭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此無他。得乎天而能工也。詩能自寫其胸中之天。不期工而自工者。亦猶是也。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行。皆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

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會於神者。卽會於天也。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

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沈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所謂道者。卽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能

工者也。詩之得乎天者，其胸中包涵萬有，吐納眾流，變化無方，神明不測，眼空手闊，一氣渾融，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席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清高，雜徐庾之流麗，容王導輩數百，吞雲夢者八九，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霄迴淵深，高情遠韻，風發泉湧，千態萬狀，一出於自然，是非工乎天而得其全者，其孰能與於斯乎？若夫體圓畫規，準方作矩，塗改

王楊沈宋，點竄蘇李，曹劉出入，兩漢六朝，步驟開元大歷，朝鐫夕琢，綴尾粘頭，若者升浣花之堂，若者入青蓮之室，某篇逼真某代，某章酷肖某家，以爲如是則工，不如是則不工者，皆工乎人而拙乎天，自隘於雕蟲之刻苦，而不知有得天之全樂者也。終爲人之臣僕，拾人之唾餘，尙烏得謂之詩哉？而豈復有詩也哉？日本渭仙熊君，以其東京成島宏保民所著柳北詩鈔一冊，見示，徵序於余，余愧不能文，又不工詩，何能作序，且頌其詩必

須論其世。知其人。中國至外國數萬里。向未謀一面。文一言。何能序其詩耶。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姑以詩論詩。其詩亦有如庖之游刃。僚之走丸。樂之而不厭者耶。其詩亦有如張旭善草書。動於心而觀於物。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者耶。其詩亦有如莊周李白之神於文。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者耶。其詩亦有如杜拾遺韓吏部之深於詩。有志於詩。因其時而師古道者耶。余不得而盡知也。作者亦不得而自知也。鈔中諸作。清雋挺拔。

四爲堂校餘草

上卷

五十二

不以沿襲浮靡爲能。其於天之得而工也。殆庶幾乎。其日本詩人之俊傑者也。近來學者。摹倣泥古者。不能得乎天。師心自高者。輒闢視前古爲無物。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含譏隱刺爲巧。而不復知有中正冲粹之音。求其深純渾厚。和平淵雅。合於言志道情。師古得天之旨者。蓋鮮矣。可勝嘆哉。嗟乎。作詩者難。知詩者亦不易。非胸中有得乎天而能工者。不足以知作者之有得於天而工與否也。今之知詩者。有幾人。

哉。舍丹砂而珍溲勃。貴箏琶而賤清琴者。比比然也。因
爲之歌曰。好今者非。好古者非。好今詩之難逢。識
者猶琴難遇。知音論詩真偽。備見前文。取譬幽琴。理益
易明。師襄不生兮。魯叟誰師。鍾期既沒兮。伯牙誰知。淵
明適趣兮。自樂。叔夜感時兮。自悲。至若秦箏載鳴。燕姬
既舞。酒酣耳熱。揮金如土。又若花奴解穢。羯鼓聒天。樂
極洋洋。九竅灑然。難匹寡和。古之聖賢。日趨愈下。頹俗
綿延。愛今薄古。自昔慨焉。天人工拙。判別媿妍。古音古
節。誰復相傳。觀世俗之顛倒。真是可訝。可嗟。自來奇物
不偶。豈獨琴耶。詩耶。梅疏淡兮。桃李香。蘭幽獨兮。枳棘
芳。鳳翔寥廓兮。麟遊乎大荒。鷄鳴函谷兮。犬吠乎山莊。
重燕石兮。黜荆玉。利鉛刀兮。棄干將。羅珍羞兮。薄菽粟
之味。衣錦繡兮。鄙布帛之裳。人情反覆。世態炎涼。規盈
矩滯。尺短寸長。引伸觸類。心實孔傷。倘同道聞余論。宜
太息而傍徨。盡以無窮之恩。付造化之茫茫。

規模極大。議論極精。章法極變。源流極正。波瀾極闊。

體格極嚴。識見極高。才學極博。周情孔思。蘇海韓潮。看似大戟長槍。其實細鍼密縷。變化離騷。莊子神明。唐宋八家。近來罕見此大手筆。而一起奇。而一結尤奇。而又奇。以一天字并工字貫串全篇。而處處點合照應。結構無一毫鬆懈。通篇大氣包舉。純以神行。寬闊處如長江大河。而細密處仍一波三折。意多理足。氣旺神酣。真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或謂此文引用成語太多。余詰之曰。此文佳處。可在成語否。

其人默然。蓮溪拜讀

日本竹添進一棧雲峽雨日記詩稿序

自來人生樂事。孰有過於遊乎。同一遊之樂也。孰有過於遊奇山水之樂乎。我中國西南山水。唯川蜀最奇。然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灩澦之虞。遊者甚難。至也。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才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病於其地。嗜奇之士憾焉。昔有天台陳君。字庭學。明時人。由中書左司掾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能詩者。以官至成都。成都爲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五十五

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游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陳君無不歷覽。旣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乃歸。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奇者多矣。其遊之樂。真無量也。日本進一竹君奉命以丙子夏五上旬。自京都起程。至成都。秋仲下澣。卽返上海。其間遊歷古燕趙。周鄭秦蜀楚吳之地。三月有餘。成日記詩稿各一冊。所過山川郡邑。名勝古蹟。民俗土產。人物風景。無不登載。

見諸吟咏。其始與陳君之遊。同一樂耶。然陳君三年始歸。竹君不過三月。竹君詩之名雋。殆不下於陳君。不知陳君當時亦日有所記否。又不知竹君氣之充。語之壯。志意之高。亦如陳君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吾因之有感焉。山之奇。水之奇。孰如人之奇。宋蘇轍上韓太尉書云。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竹君週行萬里。所過郡邑不少。當今亦見有如歐陽公者乎。成都亦見有如諸葛公者乎。過陶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五十六

唐故都。至伏羲聖里。亦見有如洗耳之許由。牽犢之巢父者乎。亦見有如讀義易之無名公。作易傳之伊川子者乎。遊山之奇樂。遊水之奇樂。何如見人之奇樂之樂無窮也。光緒三年丁丑。夏四月上澣。海上山人隱莊謝鵬飛書於京都之樂壽軒。

格法脫化昌黎公。詞藻假借龍門子。結局據地特高。用意極深。今人知之者蓋尠矣。梅溪僭筆

章法句法字法。前後照應理伏聯絡。一絲不亂。非老

作家不能。弟桂芬讀

通篇以一奇字作骨。奇矣。前是山水之奇。而篇末忽轉出人之奇來。隱然自喻。變幻莫測。真奇而又奇。而用筆用意。玲瓏超妙。異想天開。如登仙境。快讀一過。勝於遊奇山水多矣。奇哉奇哉。樂哉樂哉。醒道人識

四為堂焚餘草

上卷

五十七

道學舉隅序

龜山楊子言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陳蘇田先生云天之所以爲天不過一理而已。本於天爲元亨利貞理也。由於人爲仁義禮智亦理也。天下真氣節真經濟真文章皆從真理學中發出來。然則理學之貴直是無可敵矣。余謂道也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今之學者惟富貴名利之是尙。幾不知道理性命爲何物。道理不要性命亦可不要耶。吁。學而非道理之學則其學爲何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五十八

等學也。人而非道理之人則其人爲何等人也。道理出於天。人而爲棄天之人。學而爲悖天之學。尙得謂之學乎。尙得謂之人乎。及門賀雲昭茂才長子名甯。年甫成童。余令伊來學。兩月又六日。四月二十七日來。前後兩月至六月初三日去。

授以孝經。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程明道定性書。識仁說。伊川好學論。朱子小學序。題辭。敬齋箴。陸子兄弟。王子師生。真子楊子各名人詩歌頌贊。並先儒高陸講義箴銘等數則。篇什不多。而歷來理學道統心傳

秘要。已可概見。除孝經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外。命孺手鈔。另又訂成一本。余教孺學書。授以逆筆法。兩月來。字已清楚圓勁。勻淨可觀。人亦漸覺明白純謹。余深望其聞道。而知理學。全性命。而不爲悖天棄天之人也。因其忽有瘡恙。令其暫返。遂率題所鈔訂之冊。名爲道學舉隅云。時光緒二年丙子六月四日。隱莊老人書於京都翠花胡同之桐蔭書屋。

關聖帝君明聖經序

人之所以入於善者以其返於性也。人之所以流於惡者以其縱於情也。所以能復其性而制其情者。心為之也。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故貫幽明。通有無。該動靜。超陰陽。生死。徹始終。上下兼精粗。內外涵遠。近古今。無大不包。無微不入。紀綱造化。只是一心。

關聖帝君覺世經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六字真經曰。世上不齊等事。全

四為堂校餘草

上卷

六十

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曷分。正心寶誥曰。不知人靈萬物。實惟心宰。一身。下手工夫。當頭要務。及著明聖經。特勅命斗口王靈官傳諭曰。吾曾言曰。在天上。心在人中。心者萬事之根本。儒家五常。道釋三寶。皆從心上生來。仁莫大於忠孝。義莫大於廉節。二者五常之首。聖人參贊化育者。此而已。仙佛超神入化者。此而已。自有天地以來。這箇無極太極之理。渾然包羅。古今長懸。諸帝王聖賢仙佛。萬經千典。只是明此理。成此

事而已。至哉言乎。

大帝明聖一經。尤爲明道之微言。聖學之秘旨。極淺近。極高深。極精微。極廣大。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堪與四書五經並傳訓世。正綱常。端風俗。無如此經。全性命。立事功。亦無如此經。增學識。崇德行。無如此經。邀福利。遠災殃。亦無如此經。其經一本於躬行。皆屬現身說法。並兼譬喻引證。曲暢旁通。而且三聖註解詳明。天君批評精切。洵傳心之妙諦。返性之良圖。惜此經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六十一

刊布流傳甚少。

聖帝降鸞寶訓云。每年觀吾兒所奏。問田宅。問功名。問官事。問謀財產。無一個問及正經聖賢學問。一月計周倉所稱許挂袍。許送對許添油。許修廟宇。無一個許及刊刻前聖書文。功過格云。以善書傳送一人。當十善。傳送十人。當百善。傳送大貴人。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親書手錄。重刊印施。流傳廣布無疆者。當萬善。今登成竺君。獨力刊印此經。俾得流傳廣布。雖不敢自居於善。

其必有當於
帝心歟。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六十二

賀甬善書讀本序

昔賢云。欲爲一代經綸手。須讀數篇緊要書。文帝蕉窗十則。廣教化章云。遇上等人說性理。遇平等人說因果。余月前授賀甬所讀孝經太極通書西銘定性識仁好學諸篇。所謂性理也。所謂緊要書也。今又特授甬感應陰騭丹桂籍卽丹桂籍卽覺世勸孝遏淫放生惜字等篇。是說性理而兼因果。尤上中下三等人所宜急講而持誦者也。余鄉凝祉殿撰彭公元宰必讀書。著名善本。而前後丁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六十三

沈林諸公序跋詳明。余一一命甬錄焉。以見刊本始末。而彭公一生及其一家敬信崇重如此。高忠憲公曰。凡有善言入耳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此善緣。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爲福。正爲起死回生。切不可輕看過了。好言語。余謂尋常一句善言。提醒一點善心。便可做一世善人。何況太上聖經神訓耶。甬其有幸矣。甬其大有幸矣。前月甬因有瘡恙而去。數日余又命其再來。授以元宰必讀書。而又

加以文帝諭示四條。陳希夷心相編。朱柏廬家訓。彭凝社先生雜說。亦全錄於後。善惡勸懲。大略已備。竊能從此講明而切究焉。身體而力行焉。更能從此化人。一人而至千萬人焉。與前所授孝經太極西銘識仁好學等。融化而擴充焉。則不獨爲狀元宰相功名富貴中之善人。且理學道統之傳。希聖達天之學。胥於是乎在矣。可不勉哉。余將有奉天之行。題此數行於簡端。命竊持歸。以就庭訓。家太傅公有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之佳。正猶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竊乃賀家之千里駒也。賀氏之芝蘭玉樹也。雲昭其將何以鞭策之哉。雲昭其將何以栽植之哉。光緒二年七月八日隱莊老人題於四爲堂右偏之兩。不忘軒。

吳氏義田引 代南泉觀察作

夫自古厚德美行。莫大於仁孝。而仁孝之理。莫備於西銘。橫渠張子西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由范文正公勸讀中庸發之。蓋西銘父乾母坤。民胞物與。卽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故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置義田千畝。以養濟族人者。乃仁孝之懷。胞與之量。位育之經綸也。夫孝於父母者。必能仁愛其兄弟。孝於祖宗者。必能仁愛其宗族。孝於天地者。必能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六十五

仁愛其民物。竊謂仁愛其宗族如范文正公者。殆亓古今一人而已。蘇老泉族譜引曰。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予以爲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能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其惟范文正公歟。予始祖及島長公。暨吾祖雲門公。先父怡齋公。皆以范文正公爲法。予族自島長公定制。本支子

孫始得給有慶弔周恤銀兩。未能徧及他支。力不逮也。
先父怡齋公嘗述祖訓以誨。熾昌兄弟曰昔范文正公

置義田贍族。謂吾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

吾宗族安得不恤也。至哉斯言。誠不愧仁孝存心。視宗
族猶一人之身者。足爲萬世法。兒輩誌之。倘得追步范

公。惠均合族。祖若父之願慰矣。時。熾昌年雖幼。而親承
提命敬而誌之。不敢忘。未幾怡齋公棄。養兄壽昌又出

四爲堂痰餘草

上卷

六十六

繼伯父後。

熾昌

煢煢在疚。悲切鮮民。幸吾祖雲門公。吾

母嚴太淑人。以養以教。殷肫督課。時以修德立品。敬宗
睦族。不忘祖訓。無忝前人爲諭。熾昌年稍長。知自愧奮。

不敢偶荒於嬉。太淑人旋卽世。迫於家計。遂棄舉子業。
從子石四叔父經營滬上。幸叨先澤。並賴叔父提攜。不

至隕越。追思庭訓。輒用怍然。耿耿迄今。有志未逮者。蓋
二十。有餘稔矣。今年春始得買地於邑城北門外。特建

分祠。供吾父怡齋公。粟主於其中。並追祀吾祖雲門公。

置六合塘腴田千畝。永作常業。歲可得租息六七百金。除錢糧正供。春秋祭掃祠墓一切公用外。擬本島長公派慶弔周恤銀兩。量爲推廣。以均合族。仰冀少慰祖若父素志於萬一。並稍舒四叔父倡先提挈之至意。是則

熾昌

區區歷年不替之愚誠。若云媲美范公。庶幾仁孝。

則吾豈敢。倘得後世子孫善承先緒。式廓前規。更增廣而詳備之。果能追步范公。擴充祖訓。雖不敢望民胞物與之仁人。庶或可幾尊祖敬宗之孝子。不特島長公以

四爲堂焚餘草

上卷

六十七

下本支之大幸。是乃始遷祖以下合族之大幸也。先祖雲門公吾父怡齋公之願。亦庶可大慰矣。而予從四叔父經營滬上。故得有此薄業。遺於後人。以爲極廓之地。後世子孫。繼繼承承。其來有自。當亦遡典而不忘也。臨穎不勝覬覦頌禱之至。爰略擬條約如左。俾克世守。并爲充廣之地云。

將范文正公身分。擡得億萬丈之高。則吳公自己身分之高。亦不言而自見。此乃文之力爭上流法。經營

苦心全在前半。前半一得手。如高屋建瓴。下面便一筆掃去。勢如破竹矣。最可愛者。前面顛頂盤旋。步步爲營。筆筆埋伏。有根。末後層層收應。神迴氣合。的是古文作手。尤難在以絕頂見識。絕精議論。絕大手筆。做成絕妙文章。更好在入自己口吻。敘來。又絕無一點誇張之氣。非養到功深。曷克臻此境界。數百年來。錢公輔。義田記之後。又見此篇。實深慶幸。昔賢評義田記。謂雖記義田。其關係天下國家甚大。不當但以

文論。余於此文亦云。愚弟姚光發拜讀

通體用仁孝二字作骨。以范文正公作註腳。便見識力精絕。議論高超。令讀者勃然興起。頓生仁孝之心。是有關世教文字。非潛心孔孟。力行程朱者。曷克臻此。至于筆筆盤旋。層層照應。如龍飛鳳舞。絕無一語猥滯。直可彷彿古文。猶爲此文餘事。後學陳壽謹識

